

连士升文集

第三卷

泰戈尔传

甘地传

尼赫鲁传

西方英雄谱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连士升文集



第三卷

泰戈尔传

甘地传

尼赫鲁传

西方英雄谱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泰戈尔传

自序	3
----------	---

上 卷

第一章 思想的渊源	9
第二章 家庭的背景	14
第三章 童年的轶事	19
第四章 到英国留学	24
第五章 国难与家愁	29
第六章 谈社会改革	35
第七章 才思如泉涌	40
第八章 宗教的观念	45
第九章 教育的思想	50
第十章 办国际大学	55
第十一章 诺贝尔奖金	60
第十二章 谈民族主义	65
第十三章 论人道主义	70
第十四章 荣衔如敝屣	75
第十五章 漫游旧大陆	80
第十六章 访问新大陆	85
第十七章 游览马来亚	90
第十八章 中印的关系	95
第十九章 友圣雄甘地	100
第二十章 交罗曼·罗兰	105
第二十一章 提挈尼赫鲁	110
第二十二章 相识满天下	115

第二十三章 大名垂宇宙	120
-------------------	-----

下 卷

第二十四章 泰戈尔论艺术	127
第二十五章 泰戈尔的诗篇	135
第二十六章 泰戈尔的剧本	150
第二十七章 泰戈尔的小说	161
第二十八章 泰戈尔的绘画	175
第二十九章 泰戈尔的音乐	179
第三十章 泰戈尔的信札	183
后记	188
附录一：简明书目	189
附录二：泰戈尔与尼赫鲁的信札	197

甘地传

自序	207
第一章 时代的背景	210
第二章 思想的渊源(一)	214
第三章 思想的渊源(二)	219
第四章 思想的渊源(三)	224
第五章 童年的乐趣	229
第六章 到英国留学	235
第七章 律师的生涯	240
第八章 到南非洲去	245
第九章 为印侨请命	249
第十章 受辱与挨打	253
第十一章 家庭的生活	257
第十二章 第一次坐监	261
第十三章 衣锦还故乡	266
第十四章 与贱民为伍	271
第十五章 献身国大党	275

第十六章 纺纱的意义	280
第十七章 新时代开始	284
第十八章 能说又能行	289
第十九章 沉默的一年	294
第二十章 反盐税运动	299
第二十一章 开圆桌会议	304
第二十二章 决心退政坛	309
第二十三章 谈农村经济	314
第二十四章 大战与印度	319
第二十五章 克里浦爵士	323
第二十六章 英国须退出	328
第二十七章 结交泰戈尔	333
第二十八章 友罗曼·罗兰	338
第二十九章 知己安德烈	343
第三十章 得意女弟子	349
第三十一章 修道院清规	354
第三十二章 甘地论艺术	359
第三十三章 甘地论教育	364
第三十四章 夫人的逝世	369
第三十五章 甘地和真纳	374
第三十六章 印回的分裂	381
第三十七章 最后的绝食	386
第三十八章 甘地的被刺	391
第三十九 甘地的地位	396
后记	400
附录:简书目	401

尼赫鲁传

自序	415
再版序	418
一 地理的环境	420
二 历史的背景	425
三 尼氏的家世	430

四 学问的基础	435
五 就业和结婚	440
六 受甘地领导	445
七 第一次入狱	450
八 坐监是常事	455
九 展开新活动	460
十 双料坏制度	465
一一 再度赴欧洲	470
一二 游行和挨打	475
一三 工潮和政潮	480
一四 舍身争独立	485
一五 父亲的去世	490
一六 开圆桌会议	495
一七 大规模逮捕	500
一八 白眼看天下	505
一九 独立的精神	510
二〇 语文和帮派	515
二一 私事和公事	520
二二 内心的苦闷	525
二三 寂寞最难当	529
二四 生离和死别	534
二五 几宗大事情	539
二六 坐在火山口	544
二七 到独立之路	549
二八 印度诞生了	553
二九 印巴的分治	558
三〇 甘地的逝世	563
三一 谈五年计划(上)	568
三二 谈五年计划(下)	573
三三 内政的修明	578
三四 外交的活跃	583
三五 教育的设施	588
三六 农业的复兴	593
三七 工业的发展	598

三八 谈亚非会议	603
三九 沟通二集团	608
四〇 生活的风趣	613
四一 尼氏的地位	618
四二 盖棺方论定	623
后记	627
附录一：尼赫鲁与印度的革命	628
附录二：简明书目	635

西方英雄谱

自序	643
亚历山大大帝	646
凯撒将军	659
马基雅维利	672
伊丽莎白女王	685
克伦威尔	700
路易十四世	715
杰斐逊总统	728
林肯总统	743
后记	777
再版后记	778

泰戈爾傳

自序

1961年5月6日，是印度诗圣泰戈尔先生的百岁诞辰。世界各国崇拜泰戈尔的人，早已准备在那一周里，举行盛大的纪念会，编印百年纪念册，热烈地虔诚地庆祝我们这位才华盖世的诗人。

源远流长的印度，它的文化正是多姿多彩，有声有色。一方面有高度的聪明睿智的圣哲，另一方面有目不识丁的文盲。一方面有粉堆玉琢的泰姬陵，另一方面有不蔽风雨的茅楼土屋。一方面有挥金若土的百万富翁，另一方面有露宿街头的平民。在历史上，它曾有几度沦于敌人的手里，但是，由于吸收和同化的作用，它仍屹立不动地现着一脉相承的最光荣的文化传统。

当代第一流的政治家尼赫鲁总理说得好：甘地和泰戈尔是他的思想上的父亲。其实，甘地、泰戈尔、尼赫鲁三人，他们是印度的苗裔，同时，也算是时代的骄子。他们的影响已经超过时间空间，而成为世界的瑰宝了。

泰戈尔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文化的领域里，他是个诗人、戏剧家、画师、作曲者、音乐家、教育家。当他在世的八十年间，他越活越起劲，做什么像什么。在这么一个伟大的导师面前，我不禁觉得自己太过渺小，对于他的高深的造诣，优越的成就，实在不敢妄赞一词。

在思想上，泰戈尔一生受佛祖释迦牟尼的影响独深。他说在他的心灵深处，他认为释迦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他恨不得生在释迦的时代，有机会亲聆释迦的教导。

其实，释迦之所以伟大，全在于他的光风霁月的襟怀，救苦救难的行径。假如释迦生前是个叱咤风云的将相，紧操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大权的帝王，当时也许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使人敢怒而不敢言，可是时过境迁，什么权威，什么势力，早已烟消云散，连一点痕迹也看不到了。

只因释迦看透人间的权威势力，荣华富贵，只因他倾全力来充实精神上的生活，加强内在的价值，一切的一切，都达到全真、尽美、至善的地位，所以他所发现的真理才会万古常春，千古不朽。

泰戈尔接受释迦的教训,思想上早已打下坚不可摧的基础。本立道生,此后一切言论,所有行动,都是百变不离其宗,他大可随心所欲地发挥他的良知良能了。

在政治上,他是个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个国际主义者。为着爱护祖国,他敢把千千万万人求之不得的爵士的荣衔,拱手奉还英廷,表示他对1919年旁遮普事变的无声的抗议。

但是,他的浓厚的祖国爱,并不妨碍他的天下一家的国际主义。他晚年曾漫游世界各国,足迹到处,老是受广大青年的崇拜。假如他是个单纯的狭窄的国家主义者,恐怕爱护他的人并不会那么热烈了。

在教育上,他主张躬行实践。他要使个人从事全面的发展,以便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但是,我们须知道,他的教育的动机,并非为己,而是利他;并非仇恨,而是互助。他要人类互相友爱、同情、合作。换句话说,他的教育最崇高的宗旨,不但是传道授业、灌输知识,而是使学者能够和环境协调。

普通人的眼光短浅,无论什么事情,都从自己的立场作出发点。他却认为扶掖人家,帮助人家进步,这等于生命的扩大和延长。因此,他的下半生,把全副精神和全部财产寄托于他一手创办的国际大学上边。能说又能行,有理论又有实践,泰戈尔真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在处世上,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人道主义者。从最激烈的革命志士看来,他也许会被认为太容易妥协的中庸主义者,但是,从远处着想,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才是匡时救世的良药。他既不会走极端,又不会走回头路。他绝对不是机会主义者,他只是脚踏实地往前迈进。这种“慢而稳”的办法,比较那些像患疟疾的人一样,忽冷忽热,忽友忽敌的态度,实在更容易让人接受。

孔子说得好:“德不孤,必有邻。”泰戈尔的人道主义发展到淋漓尽致,使他到处都有友人,尤其是同时代的法国的大文豪罗曼·罗兰,可以说是和他不谋而合。他们二人,相尚以道,在交谊上,真是情深骨肉。这种作风,只有单纯的人道主义者才能够做得到。

在诗学上,他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大诗人。论数量,他所写的诗篇,多达28000行,比历史上各国的著名诗人都多。论品质,在他写诗的60年间,虽然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但他的爱好自然,崇尚自由,归真返璞的作风,大可和中国的大诗人陶渊明相伯仲。一般受过诗学熏陶的中国读者,一读他的诗篇,谁都有深切的感觉。

在过去40年间,中国的新诗的作者,受他的影响,比较欧、美、日本的诗

人还深。他的意境高超，风格旷达，韵味无穷。此外，他所运用的题材，多是中国的读者最熟悉的题材。他所采取的散文诗的格调，最适合新诗人的作风。因此，我们的诗人很容易和他起了共鸣的作用；同时，他的诗篇也能够深叩我们的心弦。

多年来，我怀抱著述《泰戈尔传》的志愿，尤其是自《尼赫鲁传》出版后，蒙印度友人一再来信鼓励，这更加强我著述印度伟人传记的决心。过去一年间，我仅做准备的工作，把我所能买到借到的有关于泰戈尔的资料，尽量研读、分析。用力既专，热度自然增加，到了发表的热诚再也没有法子抑压下去的时候，便着手写作。

但是，这部传记是不完备的。一来泰戈尔的诗篇，大多数是用他所惯熟的方言——孟加拉文——写出来，我不懂孟加拉文，不能运用许多宝贵的资料，这是个大缺陷。二来泰戈尔是个多才多艺的作家，而我是个普通人。以一个普通人来衡量一代巨人的成就，这正合中国的一句古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因此，这本书断定会失败，可以说是毫无疑问。

寥寥三百篇的《诗经》，中国的文人学者费了两千多年工夫，写了汗牛充栋的数量的文章，但是，截至现在止，谁也不敢说他对于《诗经》有关的问题，全部了解，只此一家，并无分号，此后用不着再研究了。

泰戈尔一生从事诗学的研究和写作，他的卷帙的繁重，范围的广泛，远非一部《诗经》所能比拟，因此，谁敢自夸他能够把握泰戈尔的全部著作，我真愿意执弟子礼，拜他为师。

话又说回来，泰戈尔的全集的整理和印行，还有待于世人多年的努力，那么目前我们只好采取“束手无策”的态度，等全集整理和印行之后，才动手研究，岂不是更合理和省事？

起初我也这么想。后来记起古代两个著名书法家的言行，心里不禁又活跃起来。

从前王羲之，费了15年工夫，专攻“永”字，以其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元代的赵孟頫也说：“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由博返约，执简御繁，这本来是研究学问的一个方法。这方法由王、赵两位实验的成功，更得到具体的证明。

我知道，光凭现时摆在我的书架上的一些书籍，是不能完全了解泰戈尔的。但是，我可以运用王、赵的方法，朝夕赏玩，熟读精思，希望积少成多，做

一天,有一天的新收获。

最后,我要感谢印度驻马来亚及新加坡的高级官员,尤其是达尔先生(S. Dahr)和马立克先生(G. J. Malik),他们经常供给我以必要的资料,使本书能够按时问世。

在中文著作里,本书仅算是一个开端。按照抛砖引玉的通例,等到《泰戈尔全集》及其他有关资料一一出版的时候,本书不是全部要改写补正,便须自动地送到字纸篓里,此外没有第三条路。

连士升 1960年10月8日志于新加坡云海楼

上 卷

第一章 思想的渊源

当全知、全能、全在的释迦牟尼，经过几十年的苦行修道的生活，行将撒手归天之前，他在印度的高山上，左顾右盼，心里如有所感地，对他的最得意的高足阿难(Ananda)说道：

印度是多彩多姿的，繁华富裕的；人生是温暖可爱的，韵味无穷的。

他在河岸的森林里的两树间，铺着一张白布，作为易箦的准备，同时，他以非常慈爱的语调，安慰这位悲痛万分的学生说：

不要饮泣，不要失望，阿难。人类一定要和他最亲爱的一切永别的。凡是有生的东西，凡是最易变的东西，怎么不会分离？你们也许以为“我们将没有法师了”。唉，阿难，那是不会的。我对你们讲授的学理，就等于你们的法师。”接着，他又说下去：

众僧徒们，老实告诉你们：一切东西都会毁灭的；你们应该诚心诚意地想出解脱的办法。

佛祖这么一句最后的吩咐，经过 2500 多年的时间的隔离，好像金玉的声音那样，还在我们的耳边很清澈地响着。

佛祖吸收印度固有的文化，然后加以发扬光大，在生活习惯上、在宗教信仰上，他成为印度文化最精华的一部分。在他的心目中，既没有东方，又没有西方；既没有种族之分，又没有国界之别。换句话说，他以拯救整个人类为对象。尤其是在航空时代、核子时代，天涯若比邻，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休戚相关。因此，佛祖的教训，更应该被视为拯救亿万生灵的良药。

佛祖诞生后 2405 年，印度又出了一位天纵将圣的伟大诗人泰戈尔·罗宾德罗那特(Rabindranath Tagore)。泰戈尔很郑重地以承继佛祖的博大精深思想为己任，坚信笃守，须臾不离。用孔子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来形容，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

在《论佛祖及佛教思想》(*Thoughts on Buddha and Buddhism*)那篇大

文里，泰戈尔对于这问题有赤裸裸的坦白。下文就转述他个人的见解。

在明月团圆的卫塞节这一天，我来参加庆祝佛祖诞辰的盛典。我低头膜拜他，因为在我的心灵深处，我认为他是这世界最伟大的人物。在我这方面，这并不是要适应佳节，正式表示我的崇拜。今天在这儿我对他所表示的敬意，是我的灵魂最深邃的地方，时常对他所表示的敬意。

开头这么一段，充分证明泰戈尔之所以接受佛祖高深的思想，是他个人的真知灼见，并非人云亦云。他曾一度到佛祖说教的地方该阿庙去观光。他私自想道，假如他生在佛祖那时代，他一定尽心尽力地接受佛祖的神圣的影响。

然而“贵古而贱今”，是人类的通病。当佛祖在世之日，他时常受人的伤害，遭人的污蔑。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在形式上，个个很容易跟他很接近；在精神上，他们和他却有极大的距离。在庸俗人的心目中，多数是有眼不识泰山；佛祖最伟大最值得人崇拜的地方，他们反而熟视无睹，充耳不闻。

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永生的。泰戈尔记得有一次他参观该阿庙的时候，很深刻地得到这么一个启示。那天他看见一个穷苦的日本渔夫，从迢迢万里外，跑到这庙来赎罪。那时暮色苍茫，接着，夜幕下垂，周遭万籁俱寂。这位日本的渔夫，还是聚精会神地焚香膜拜，希望佛祖给他救苦救难。

在那位默默无闻的渔夫的心目中，佛祖并没有死。相反的，佛祖好像活人一样，能够使他的精神得到解放。

假如佛祖在生的时候，是个操生杀予夺的大权的帝王，或者是个百战百胜的将军，他也许会使同时代的俗人敬重，可是时过境迁，他马上被人遗忘了。“当时则荣，没则已焉”。这是一般王侯将相应有的下场。至于精神上追求全真、尽美、至善的大人物，他是永生的，永远受人馨香祷祝的。“历千劫而不古，运百福而常今”。他永远控制着人类的心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凡是自知有种种缺陷的人，他一定会来请教佛祖，希望佛祖给他超度苦海。

普通人的存在，是受阶级、种族、团体的限制的。只有佛祖，他具备最充实的内在的价值，用不着借助别人的光彩。在这世界上，我们知道有些人很有智慧，很有学问，文能抚众，武能威敌。他们也许有旋乾转坤、支配历史的